蜀山劍俠傳/0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十五回　齊漱溟訪道入名山　荀蘭因深閨失愛女

下一回▶

說了半天，這個雲姑這樣大的本領，她是誰呢？事從根起，要說雲姑，得先說雲姑的父母。

原來雲姑的父親，便是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，峨眉派的領袖劍仙之一。那齊家本是四川重慶府長壽縣的望族。這長壽縣中，有一口長壽井，井泉非常甘洌。縣中因得當地民風淳厚，享高年的人居多。於是便附會在這口井上，說是這縣名也由井而生。事出附會，倒也無可查考。齊家本是當地大家，文人武士輩出，在明朝中葉，爲極盛時代。漱溟在闔族中算是最小的一房，世代單傳。他父母直到晚年纔生漱溟，小時便有異稟，所以愈加得着雙親的鐘愛。漱溟不但天性聰明，學富五車，而且膂力過人，有兼人之勇，從小就愛朱家、郭解之爲人。每遇奇才異能之士，不惜傾心披膽，以相結納。川湘一帶，小孟嘗之名，幾乎婦孺皆知。他到十九歲上，雙親便相繼去世。

漱溟有一個表妹，名喚荀蘭因，長得十分美麗，賢淑過人。因爲兩家相隔甚近，青梅竹馬，耳鬢廝磨，漸漸種就了愛根。女家當時也頗有相攸之意，經人一撮合，便訂了婚姻之約，祇是尚未迎娶。等到漱溟雙親去世，經不起他的任意揮霍，家道逐漸中落。偏偏蘭因生母去世，她父親娶了一個繼母，因見婿家貧窮，便有悔婚之意。不但漱溟不願意，蘭因也以死自誓，始終不渝。雖然悔婚未成，可是漱溟同蘭因都因此受了許多的魔難，

直到漱溟三十二歲，功名成就，費了不少氣力，纔能得踐白首之約。彼時蘭因已二十六歲了。兩人患難夫妻，感情之篤，自不必說甚麼閨房之樂，甚於畫眉的俗套了。

他二人結婚兩三年，便生下了一男一女：男的取名叫做承基；女的生時，因爲屋頂上有一朵彩雲籠罩，三日不散，便取名叫做靈雲。這小兄妹二人，都生得相貌秀美，天資靈敏。漱溟日伴愛妻，再有這一雙佳兒佳女，他的利祿之念很輕。早先原爲女家不肯華門貴族下嫁白丁，所以纔去獵取功名。如今既然樣樣稱心隨意，不肯把此等幸福，消磨在名利場中，樂得在家過那甜蜜的歲月。他又性喜遊山玩水。蘭因文才，本與漱溟在伯仲之間，嫁過門後，無事時又跟着漱溟學了些淺近武功。所以他二人連出門遊玩，都不肯分離，俱是一同前去的。

有一天，夫妻二人喫了早飯，每人抱了一個小孩，逗弄說笑。正在高興的當兒，蘭因忽然微微嘆了一口氣，帶着十分不快的樣子。漱溟伉儷情深，閨房中常是充滿一團喜氣，他二人從未紅過一回臉。今天忽然看見他夫人不高興，連忙問起究竟。蘭因道：「你看我二人，當初雖然飽受折磨，如今是何等美滿。可是花不常好，月不常圓；人生百年，光陰有限，轉眼老大死亡，還不是枯骨兩堆？雖說心堅金石，天上比翼，地下連枝，可以再訂來生之約，到底是事出渺茫，有何徵信？現在我二人雖然快活，這無情的韶光，轉眼就要消逝，叫人想起，心中多麼難受呢！」漱溟聽了此言，觸動心思，當時雖然寬慰了他夫人幾句，打這天起便寢食難安，終日悶悶不樂。他夫人盤問幾次，他也不肯說出原因，祇是用言語支吾過去。如是者又過了半年，轉瞬就是第二年的春天。蘭因又有了兩個月的身孕。漱溟忽然向他夫人蘭因說：「我打算到峨眉山去，看一個隱居的老友簡冰如。你有孕在身，爬山恐怕動胎氣，讓我一人去吧。」他二人自結婚以後，向來未曾分離，雖然有些依依不捨，一則蘭因身懷有孕，不能爬山，又恐漱溟在家悶出病來，便也由他一人前往。臨別的時候，漱溟向着他夫人，欲言又止者好幾次。等到蘭因問他，又說並無別的，祇因恐她一人在家寂寞等語。好在蘭因爲人爽直，又知她丈夫伉儷情深，頂多不過幾句惜別的話兒，也未放在心上。誰想漱溟動身後，一晃便是半年多，直等蘭因足月，又生了一個女孩，還是不見回來。越想越是驚疑，剛剛能夠起牀，也等不及滿月，便僱了一個乳母，將家事同兒女託一個姓張的至親照應，便趕往峨眉探望。

那簡冰如是一個成了名的俠客，住在峨眉後山的一個石洞中，蘭因也聽見她丈夫說過。等到尋見冰如，問漱溟可曾來過？冰如道：「漱溟在三四月間到此住了兩個多月，除了晚間回來住宿外，每日滿山地遊玩。後來常常十多天不回來，問他在哪裏過夜，他祇是含糊答應。同我臨分手的一天，他說在此山中遇見一個老前輩，要去盤桓幾天。倘若大

嫂尋來，就說請大嫂回去，好好教養侄男女，他有要事，耽擱在此，不久必定回家。還有書信一封，託我轉交，並請我護送大嫂回去。因爲他現在住的地方，是人迹不到的所在，徒找無益。後來我送他出洞時，看見洞外有一個仙風道骨的道長，好似在那裏等他，見了漱溟出來，聽他說道：『師弟這般兒女情長，師父說你將來難免再墮魔劫呢。』我還聽漱溟答道：『師兄不要見笑，我求師的動機，也起於兒女情長啊。』我聽了非常詫異，暗暗在他們後面跟隨。纔轉了一個彎，那道長已經覺察，祇見他將袍袖一拂，忽然斷崖中湧起一片煙雲。等到雲散，已不見他們二人蹤影。我在此山中訪尋異人多年，並無佳遇。漱溟想必遇見仙緣，前往深山修煉，我非常羨慕。峨眉乃是熟路，到處尋訪，也不見一絲蹤影。」蘭因聽了冰如之言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氣苦。她雖是女子，頗有丈夫氣，從不輕易對人揮淚，祇得忍痛接過書信，打開觀看。祇見上面寫道：

「蘭妹愛妻妝次：琴瑟靜好，於今有年。客秋夜話，忽悟人生，百年易逝，遂有出塵之想。值君有妊在身，恐傷別離，未忍剖誠相告。峨眉訪道，偶遇仙師，謂有前因，肯加援拔，現已相隨入山，靜參玄祕。雖是下乘，幸脫鬼趣。重圓之期，大約三載。望君善撫兒女，順時自珍。異日白雲歸來，便當與君同道。從此劉桓注籍，葛鮑雙修，天長地老，駐景有方，不必羨他生之約矣。頑軀健適，無以爲念。漱溟拜手。」

蘭因讀罷，纔知漱溟因爲去秋自己一句戲言，他覺得人生百年，光陰易過，纔想尋師學道之後，來度自己。好在三年之約，爲期不遠，祇得勉抑悲思，由冰如護送回家，安心在家中整理產業，教育兒女。

光陰易過，那時承基已是七歲，生來天分聰明，力大無窮，看上去好似有十一二歲的光景。蘭因也不替他延師，祇把自己所學，盡心傳授與他。靈雲與新生的女孩一個五歲，一個三歲。靈雲看見母親教她哥哥，她也吵着要學，簡直教一樣，會一樣，比她哥哥還要來得聰明。蘭因膝前有了這三個玉雪般可愛、聰明絕頂的孩子，每日教文教武，倒也不覺得寂寞。可是這幾個小孩子年紀漸漸長成，常常來問他們的母親：「爹爹往哪裏去了？」蘭因聽了，心中非常難過，祇拿假話哄他們道：「你爹爹出門訪友，就要回來的。」話雖如此說，一面可就暗中盤算，三年之約業已過去，雖然知道漱溟不會失信，又怕在山中喫不慣苦，出了別的差錯，心中非常着急。偏偏又出了一件奇事，教蘭因多了一層繫念。原來新生的女孩，因要等漱溟回來取名，祇給她取了一個乳名，叫做霞兒。因蘭因上峨眉找夫時，所僱乳母的乳不好，恰好親戚張大娘產兒夭亡，便由她餵乳。那張大娘人品極好，最愛霞兒，幾乎完全由她撫養長大。霞兒也非常喜愛張大娘，所以張大娘常抱她在田邊玩耍。兩家原是近鄰，來往很便。

有一天，張大娘喫完了飯，照舊抱着霞兒往田邊去看佃人做活。忽然從遠處走來一個女尼，看見霞兒長得可愛，便來摸她的小手。張大娘怕霞兒怕生，正待發話，誰想霞兒見了尼姑非常親熱，伸出小手，要那尼姑去抱。那尼姑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居然不忘舊約。也罷，待我抱你去找你主人去。」她將霞兒抱將過去就走。張大娘以爲是柺子手，一面急，一面喊着，在後頭追。彼時佃人都在喫午飯，相隔甚遠，也無人上前攔阻。張大娘眼看那女尼直往齊家走去，心中略略放心，知道蘭因武功甚好，絕不會出事。她腳又小，祇得趕緊從後跟來。等到進來，祇見蘭因已將霞兒抱在懷中，這纔放心。正待質問那女尼爲何這般莽撞時，祇聽那女尼說道：「此女如在夫人手中，恐怕災星太重；況且賢夫婦異日入山，又要添一層累贅。不如結個善緣，讓貧尼帶她入山。雖然小別，異日還能見面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又聽蘭因說道：「此女生時，外子業已遠遊，尚未見過父親一面。大師要收她爲徒，正是求之不得。可否等她父親回來，見上一面，那時再憑她父親做主，妾身也少一層干係。」那女尼道：「她父親不出七日必定歸來，等他一見，原無不可，祇是貧尼尚有要事，哪能爲此久待？夫人慧性已迷，回頭宜早。這裏有丹藥一丸，贈與夫人，服用之後，便知本來。」說罷，從身邊取出一粒丹藥，遞與蘭因。蘭因接過看時，香氣撲鼻，正在驚疑，不敢服用。那霞兒已擺脫她母親的手中，直往那女尼身邊撲來。那女尼便問道：「你母親不叫你隨我去，你可願隨我去麼？」霞兒這時已能牙牙學語，連說：「大師，我願去，好在不久就要回來的。」神氣非常恭敬，說話好似成人。女尼聽了，一把便將霞兒抱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事出自願，這可不怪貧尼勉強了。」

蘭因情知不好，一步躥上前去，正待將霞兒奪下時，那女尼將袍袖一展，滿室金光，再看霞兒時，連那女尼都不知去向。把一個張大娘嚇得又害怕又傷心，不由放聲大哭。還是蘭因明達，便勸慰張大娘道：「是兒不死，是財不散。漱溟在家常說，江湖上有許多異人。我看這個女尼，定非常人，不然霞兒怎麼有那一番對答呢？」張大娘又問適纔女尼進來時情形。蘭因道：「適纔你走後，承兒與雲兒被他舅母接去玩耍。我因他們虛情假意，懶得去，正拿起一本書看。忽然霞兒歡歡喜喜，連走帶爬跑了進來，朝我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，說道：『媽媽，我師父來了，要帶我回山呢。』說完，便往外走。我追了出來，將她抱住，看見廳堂站定剛纔那一個尼姑，口稱她是百花山潮音洞的神尼優曇，說霞兒前身是她的徒弟，因犯戒入劫，所以特來度她回山。底下的話，就是你所聽見的了。」張大娘也把剛纔田邊之事說了一遍。

兩人難過了一會兒，也是無法可想。張大娘忽然說道：「也都怪你夫妻，偏偏生下這樣三個好孩子，無怪別人看了紅眼。」那蘭因被她一句話提起，不由想起孃家還有兩個孩

子，十分不放心，恐怕又出差錯，正要叫人去接，忽見承基與靈雲手牽手哭了進來。蘭因因爲適纔丟了一個，越發心疼，忙將兩人抱起。問他們：「爲何啼哭？舅母因何不叫人送你們回來？」承基祇是流淚，不發一言。靈雲便道：「我和哥哥到了大舅母家，我們同大舅母的表哥表姊在一塊玩，表哥欺負我，被哥哥打了他兩下。舅母出來說：『你們這一點小東西，便這樣兇橫，跟你們爹爹一樣，真是一個窯裏燒不出好貨。你爹爹要不厲害，還不會死在峨眉山呢。你娘還說他修仙，真正羞死啦。』表哥也罵哥哥是沒有爹爹的賊種。哥哥一生氣，就拉我跑回來啦。」說罷，又問張大娘道：「妹妹呢？」蘭因聽了，又是一陣傷心，祇得強作歡顏，哄他們道：「你妹妹被你爹爹派人接去啦。」這兩個小孩一聽後，都收了淚容，笑逐顏開道：「原來爹爹沒有死。爲甚麼不回來，祇接妹妹去，不接我們去？」張大娘道：「你爹爹還有七天就要回來的。」這小兄妹二人聽了，都歡喜非凡。從此日日磨着張大娘，陪着他們到門口去等。張大娘鑒於前事，哪裏還敢領他們出去。還是蘭因達觀，知道像優曇那樣人，她如果要來搶人，關在家中也是無用。經不起兩個孩子苦苦哀求，便也由他們，祇不過囑咐張大娘，多加小心而已。

到了第六天上，小兄妹二人讀完了書，仍照老例，跟張大娘到門口去看。父子之情，原是根於天性。他們小小年紀，因聽見父親快回來，每日在門口各把小眼直勾勾往前村凝望。蘭因因聽神尼之言，想不至於虛假，爲期既近，也自坐立不安。她生性幽嫻，漱溟不在家，從不輕易出門，現也隨着小孩站在門口去等。這兩個小孩看見母親也居然出來，更是相信父親快要回來，站在門前看一陣，又問一陣，爹爹爲何還不回來？等了半天，看看日已銜山，各人漸漸有些失望。蘭因心中更是着急，算計祇剩明日一天，再不回來，便無日期。又見兩個兒女盼父情切，越加心酸。幾次要叫他們回去，總不捨得出口，好似有甚麼心理作用，預算到丈夫今日定要回來似的。等了一會兒，日已西沉，暝煙四合。耕田的農夫，各人肩了耕鋤，在斜陽影裏，唱着山歌往各人家中走去。張大娘的丈夫從城中歸來，把她喊走。頓時大地上靜悄悄的，除了這幾個盼父盼夫的人兒，便祇有老樹上的歸鴉亂噪。蘭因知道今日又是無望，望着膝前一雙兒女，都是兩眼瘦溜溜的，要哭不哭的樣子，不由得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那狠心的爹爹，今日是不會回來了。我叫老王煮了兩塊腊肉，宰了兩個雞，想必已經做好，我們回家喫飯去吧。」

說還未了，耳邊忽聽一陣破空的聲音。兩個小兄妹忙道：「媽媽，快看鴿子。」正說間，眼前一亮，站定一個男子，把蘭因嚇了一跳。忙把兩個小孩一拉，正待避往門內，那男子道：「蘭妹爲何躲我？」聲音甚熟，承基心靈，早已認出是他父親回來。靈雲雖然年幼，腦海中還有她父親的影子。兄妹二人，雙雙撲了上去。蘭因也認清果然自己丈夫回來，不禁一陣心酸，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呆在一旁。這時夜色業已昏茫，還是漱

溟說道：「我們進去再說吧。」抱了兩個孩子，夫妻雙雙走進屋來。老王在廚下將菜做好，正要來請主母用飯，看見主人回來，喜從天降。這時飯已擺好，蘭因知漱溟學道，便問喫葷喫素。漱溟說：「我已能辟穀。你們喫完，聽我話別後之情吧。」蘭因再三勸了一陣，漱溟執意不動煙火，祇得由他。

她母子三人哪有心喫飯，隨便喫了一點，便問入山景況。漱溟道：「我此次尋師學道，全是你一句話惹起。我想人生百年，好似一夢。我經多次考慮之後，決計去訪師學道，等到道成，再來度你，同求不老長生，省得再轉輪迴。因你有妊，恐你惜別傷心，所以纔假說訪友。我因峨眉山川靈秀，必有真人棲隱。我住冰如洞中，每日遍遊全山，走的盡是人迹不到之處。如是者兩個多月，纔遇見長眉祖師，答應收我爲徒，並許我將來度你一同入道。此中另有一段仙緣，所以纔能這般容易。祇是你我俱非童身，現在祇能學下乘的劍法。將來還得受一次兵解，二次人道，始參上乘。我在洞中苦煉三年，本想稟命下山，正在難以啓齒，昨日優曇大師帶了一個女孩來到洞中，說是我的骨血，叫我父女見上一面。又向真人說情，允我下山度你。說是已贈了一粒易骨仙丹，不知可曾服用？」蘭因聽了，越發心喜，便將前事說了一遍，又說丹藥未曾服用。漱溟道：「那你索性入山再服吧。」